

◎夏玉祥／著

夏玉祥散文集

作家出版社

◎夏玉祥／著

夏玉祥散文集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玉祥散文集 / 夏玉祥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3.5
ISBN 978-7-5063-6859-9

I. ①夏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6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1809 号

夏玉祥散文集

作 者: 夏玉祥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传 薪

插图绘制: 王惠祥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65 × 260

字数: 203 千

印张: 17.5

版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859-9

定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我的爷爷奶奶/2	
爸爸的记忆/15	
妈妈/24	
我的老伴儿/31	
那年月，那个小葫芦/44	
爷爷最好的朋友/47	
跳动的煤油灯之光/50	
儿时村边的那条河/54	
落井的记忆/58	
打食油/60	
听故事与看小说/63	
中断的文学梦/66	
一首难忘的歌/73	
润泉/78	
实在不该唱那首歌/81	
那位辍学的同学/83	
一幅画和一首诗/85	
弈棋旧事/87	
乡里往事/91	

- 砍肉/100
- 算卦/102
- 两头蒜/107
- 两个苹果/109
- 结婚登记/111
- 睡在井盖上的女人/115
- 鞭打芦花的故事/119
- 难忘的于长海/122
- 难忘的石臼坨/127
- 野营拉练中的一个误差和一次意外/133
- 泔水缸里的一块肉/136
- 我和老团长/137
- 我的老政委/140
- 探家的战友/144
- 钟畏三主任/147
- 火车上的老大妈/151
- 自圆其说我是做到了/152
- 四千字够用了/156
- 阿里行/158
- 病/171
-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书法、摄影艺术展的前前后后/179
- 旭宇先生/187

- 杨晓利先生/191
- 怀念韦野先生/195
- 我见到的几位华人导游/199
- 热心肠的意大利人/214
- 老同学被盗趣事/218
- 京京/219
- 大雁/225
- 燕鸥/230
- 一只鹰和一个猫/234
- 坝上秋/237
- 摄影集《瞬间的永远》自序/240
- 摄影集《山水情缘》自序/241
- 《当代书法家精品集·夏玉祥》后记/244
- 《心驰广宇——夏玉祥书法摄影艺术展》前言/249
- 《桂子书严蕊词》序/250
- 诗以品为高
- 《培褰闲韵》序/251
- 《夏玉祥诗词集》自序/253
- 《夏玉祥诗词集》后记/254
- 诗词创作心迹坦言/255
- 后记/259

夏玉祥散文集

我的爷爷奶奶

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。

我出生时，爸爸已经参加了解放区的工作。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不久，便去了北京。家里剩下爷爷、奶奶、母亲、三姑和我。在过去的农村，人们是重男轻女的，因为只有男孩子长大了，才能撑得起门户。爸爸是弟兄一人，又做事在外，爷爷和奶奶自然盼着能添一个孙子。我的降生，无疑给两位老人带来了极大的欢喜。

在我还不记事的幼年，大概是刚刚断了奶吧，爷爷奶奶就把我抱到他们屋里去住，日夜呵护着。当我长到能够到处奔跑时，他们就带着我下地，赶集，串亲戚，看评剧，看皮影，听乐亭大鼓。

赶集时盼着爷爷奶奶能给我买些耍物儿。串亲戚能吃点好饭。看皮影、看评剧和听书，纯粹是去凑热闹，我听不懂也看不懂。但在夜幕降临之后，现场上那繁繁点点的灯火，密密麻麻的人群，锣鼓喧天的声响，咿咿呀呀的唱腔，和阵阵热烈的叫好声，却总是让我兴奋得手舞足蹈。尤其是皮影幕上那活灵活现的影人，或男或女，或红或白，或徒步，或骑马，或拿

刀，或使枪，你来我往，捉对厮杀，实在让我亢奋和喜爱。一场皮影看下来，我常常会找些竹竿、木棍，当做刀枪，模仿着那里面的武打动作，与童伴们打仗，玩耍。

与看皮影一样有趣的，就是跟爷爷下地了。那时，我家的地有两块。一块在村东北，一块在村西北，都离家二里多远，算是野外。从春到秋，那里到处是小动物的乐园。又飞又蹦的蚂蚱，五颜六色的蝴蝶，飞哨振羽的小鸟，鼓眼动腮的青蛙，浑身带刺的刺猬，还有突然冒出又掉头逃去的田鼠……都会令人欣喜若狂。“抓住它！抓住它！”我每到玩得兴起，总是这样呼喊着爷爷，只是又总是还没等爷爷应声，便早已径自追逐过去。

最让我高兴的，还是爷爷给我买耍物儿。有时从货郎那里，有时从集市上。记得有画着各种彩像的如连环画般情节相承的一张一张的纸牌，有红黄蓝绿种种颜色漂亮、光泽夺目的玻璃球，有蝴蝶状和老鹰形的风筝，有用红纸糊制、蜡烛照明的灯笼，有一串串相互连结的小洋鞭和逐个燃放撒手炮……由于品类和数量较多，常让我有时不知放在哪里才好。

纸牌和玻璃球常年可玩。风筝在地里没有庄稼时去放。灯笼和鞭炮是专门用来欢庆春节的。大年三十，天渐渐地黑下来了。大人们把灯笼点起来，孩子们把它挂在木杆上，举着满街飞跑，全村一片闪亮。不知是谁，放响了第一声炮，引得家家户户都聚集在庭院里，比着劲儿地燃放起来。声音震耳欲聋，烟花满天闪耀。每年此时此刻，爷爷都会与我寸步不离，既要让我玩得尽兴，又不能让我磕着，碰着，被火燎着，被炮炸着。

奶奶和妈妈则总是在这个夜晚从柜里把她们做好的新衣服拿出来，准备让我大年初一早早穿在身上，干干净净地去各位长辈家拜年。



大年初一，奶奶给我穿上新衣裳，让我干干净净地去各位长辈家拜年。

爷爷奶奶都是勤俭持家的人，长年累月起早贪黑地在田间劳作。这使得他们在对我的早期教育中，最注重的就是让我学会干庄稼活儿，知道怎么过日子。我在四五岁时，就挎着个小篮子，拿着小薅锄，满地里跑着给猪挖野菜。六岁时，背上了一个据说是从亲戚家要来的椭圆形的小梨筐，开始割草和拾柴。不到十岁，就跟着爷爷干活儿。到初中毕业前，我已学会了几乎所有的农活儿。点种，施肥，浇水，拾棉花，掰苞米，砍高粱，刨茬子，拔麦子……全都干过。没有干过的，大概只有赶牲口和扶犁了。

爷爷什么都心疼我，就是不心疼我干活儿。可能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累，便也不觉得我会怎么累。奶奶不是这样。她一见我汗流多了，气喘大了，就心疼得不得了：“歇会儿吧！可千万别累着！”或者说：“要累出伤来，可是一辈子的事！”往往在这种情况下，爷爷才会意识到，是该让我歇一歇了。

爷爷除了教我干活儿，就是教我如何做人。他特别讲究人情大礼，就是通常所说的礼貌。“什么是王法？人情就是王法。没有人情，一辈子没出息。”他总是这样说。稍稍有点空闲，他就给我讲，怎样做才算有人情：“站，要有站相；坐，要有坐相；不能吊儿郎当。见了长辈和大人，要恭恭敬敬地打招呼，要站好，大声说话，眼睛看着人家！”他还告诉我，家里来了客人吃饭，就不要往饭桌前凑，最好是到外面去玩儿。我很听爷爷的话，全都照着去做。记得有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，爷爷用熏鸡招待。他们在东屋吃，我在过道屋里玩，那鸡

肉的香味儿频频地飘来，馋得我直咽唾沫，都没有过去。

爷爷是非常本分的人，不允许我做任何不本分的事。不可拿别人的东西，不可揪田捋穗，不可与人打架，不可爬墙上寨子。别的我都做到了，不打架和不淘气却没有做到。这可能与 I 天性好动有关。同村有个大我两三岁的伙伴，和我打架吃了点亏，口里吐着白沫到家里向爷爷告状，吓得我半天没敢回家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根本没受什么大伤，那样子是装出来的。

对我教育极深，让我铭记至今的，还有爷爷心地的善良和对人的宽容。爷爷常说，“冤仇宜解不宜结”，“但能容人要容人”。他弟兄三人，年轻时曾在一起过。有天夜间，家犬狂叫不停，围着后院的牛棚乱咬。他觉得有些异常，便和三爷朝牛棚走去，手里都攥着木棒。到了棚口，拿马蹄灯往里一照，发现草秸堆里钻着个人，身子不见了，屁股露着一块。爷爷用木棒捅了捅那块屁股，说：“起来吧，早看见你了。”那人慢慢坐起，说：“大叔，是我。”

“你来干啥？”爷爷问。

“牵……牵牛……”

爷爷明白了。天亮以后就是县城的大集，那人是想偷牛到集上去卖。于是，爷爷对他说：“咱们是好乡亲，以后可别再干这种事了。你走吧！”

没有打他，也没有把他送官。他给爷爷下了一跪。从那以后，再没偷过我家的东西。

还有件事，也是发生在解放前。有几亩地，主人要卖。爷爷想买，村里一个富人也想买。爷爷买成了，那富人没买到手，便指使在他家里做活的人，把一棵杨树锯断，趁着夜深人静，抬到我家后院，说爷爷偷了他的杨树。土改时，他被划为

地主，扫地出门，游街挨斗。村里不少人对爷爷说，那棵杨树的事，这回可不能饶他。爷爷心想，他都落到这地步了，怎么还忍心找他算那些旧账呢？

这富人之子小爷爷几岁，很早就在北京。解放后的一年，爷爷去北京，在爸爸那里住了些日子。他知道了，带着全家去看望爷爷。尔后，多次请爷爷吃饭，带着爷爷游览名胜古迹，还看过梅兰芳的戏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因为家庭成份问题，担惊受怕，想到我家躲避几天。爷爷叫我给他回信，说是可以，但他并没有来，应该是后来并未受到冲击的缘故吧。

三

在我十岁以前，家里日子过得很殷实。爷爷、奶奶、妈妈都能下地干活儿，爸爸在北京上班，有工资，一家人吃穿不愁。但是从一九五八年底，家境发生了急剧变化。

那年秋天，我们村吃起了食堂。各户的粮食都被收到生产队，由大食堂统一做饭。不限量，随便吃，大人小孩都敞开肚子。这样连吃带糟，没到年根儿，就把粮食吃个精光，全村很快闹起了粮荒。那时，三姑已经去了北京，在一个锅炉厂当学徒工；二弟四岁多了，妹妹才一岁，家中六口人。钱毛得很，即便是有，也买不到粮食。爸爸和三姑都无力接济我们。六口人饥寒交迫，艰难度日。宅院里存放的几堆晒干的白菜叶子、萝卜缨子、白薯拐子，缸里、口袋里盛的一些麸子和谷糠，原本是用来喂猪的，都成了人吃的东西。再者就是到地里去拾粮食。

正常的年头，是无人会在冬天拾粮食的，因为收秋遗漏的粮食，在当时就会被人们拾走的，岂能留到严冬？但是一九五八

年情况特殊。人们吃上了食堂，不把粮食当成自己的了，哪会像以往那么珍惜？丰产之年，竟然没有丰收。地里丢了许多粮食，没人去捡。特别是白薯，历来收获都是拿专用的白薯镐，一棵一棵、一镐一镐仔细地去刨，那年却是用犁杖一垄一垄地耕，浅处的耕出了一些，深处的大多丢在了地下。现在没粮食吃了，全村人都去刨白薯。爷爷、奶奶、妈妈也带着我去刨。冬天的地上了冻，刨着十分吃力。但还是要使劲地往下刨。一镐，两镐，三镐，四镐……直到把冻层掀开，见到软土。刨出来的白薯，冻得硬邦邦的，并不腐烂。回家后装在盆里，放在炕头上，化开冰冻，就软了。再把化开的水挤出去，晾干，碾成面，就可以做饭。这种饭吃了，胃烧得难受，嘴里吐酸水，然而却成了那段艰苦岁月的救命食物。

冬天熬过去，春天来了，就开始挖野菜、捋树叶吃。挖野菜谁都能干，捋树叶却不是。

树叶有小树的，有大树的。小树的，爷爷、奶奶、妈妈、我和弟弟都能捋。大树的，只有我能捋，因为需要爬树。有的树很高，使劲仰着头才能看到顶。我常常爬到顶端的树杈上，压得树枝晃晃悠悠，去捋那随枝乱动的树叶。杨树，柳树，桑树，香椿树，都爬过，一春爬碎了两条裤子。

记不清是哪天了，爸爸从北京寄来了二十八斤全国粮票，这是他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爷爷用这些粮票从粮局买来了二十八斤苞米。先是磨了几斤面，做了几顿稀饭。我和弟弟嚷着要吃苞米粥。爷爷看我俩实在可怜，眼里噙着泪花，对奶奶说：“做一顿吃吧！”

那顿苞米粥，是我在那年月吃过的最香甜的一顿饱饭。

然而，我后来才知道，爷爷、奶奶和妈妈的碗里，没有几

个米粒，几乎都是汤水。

四

我五岁那年，爸爸曾想把全家接到北京。爷爷奶奶故土难离，爸爸便叫妈妈带着我先去。他想过些年爷爷奶奶上年纪了，再把他们也接过去。

我和妈妈到北京住了半个多月，爷爷奶奶便去了个电报，说家里有急事，叫我们速回。爸爸妈妈急急忙忙地带着我赶了回来。一问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想我想得厉害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妈妈就没再考虑迁到北京的事。

9

十一岁那年，我上小学四年级。家里生活极其困难，常常吃不饱肚子。爸爸叫我去北京上学。爷爷奶奶都点头了，我却不愿意。我想爷爷，想奶奶，想妈妈，舍不得离去。

十三岁那年，我到乐亭县第一中学上学。校园在县城，离家十八里路，在学校食宿。学校规定，学生两星期可回一次家。那是我头一次独自一人离家到别处去住，想家，想妈妈，更想爷爷奶奶。开学后的第三天，赶上星期六。入夜后宿舍熄灯，同学睡着了，我便悄悄穿上衣服，出了校门，向家里奔去。时值孟秋，路旁许多庄稼尚未收割，那枝叶随风摆动，沙沙作响，到了空旷之处则有一个一个的鬼火不停地在坟地闪动游走。我竟然不知畏惧，径直赶回家中。

刚上初中，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每个学生每月只供应二十六斤粮食，基本没有什么副食。早、晚吃稀饭，中午半稀半干。稀饭主要是玉米面、白薯面疙瘩汤和高粱粥。干饭主要是玉米面、白薯面窝头，每月只能见到一两次大米饭或馒头。

那时同学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又年少好动，根本就吃不饱，每天都饿得难受。

爷爷奶奶生怕我饿坏了身体，我每次回到家里，都要做些硬饭。返校时，还要做许多零食，让我带上。诸如炒苞米花，炒白黑豆，炒白薯干，等等。过一段时间，估量我可能吃没了，便再做一些，由爷爷给我送到学校。除了寒暑假，一年四季从未断过。爷爷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挎着篮子里的食物，在不到一天之内，徒步往返近四十里路，或顶着酷暑，或冒着严寒，或跋涉泥泞，或踩踏冰雪，其艰难费力之甚可想而知。但爷爷似乎根本没有在乎过这些，只要见到我，只要把食物送到我手里，他总是高兴得眉开眼笑。

到了初中三年级，学校食堂的伙食有所改善，有时能见到些肉星儿，油水也多了些。大师傅们很动脑筋，常常在回家周学生们离校前改善伙食。这可能是考虑到有的同学回家路远，吃好点儿走路有劲。每逢这种情况，我便把自己那份饭包起来，带回家里。记得带过油炸饼，也带过大米肉干饭。这些饭家里是做不起的，我想让爷爷奶奶尝一尝。

我长到二十岁，没有看过医生。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是奶奶给治。奶奶虽然不识字，却懂得中医，尤其是号脉和针灸，远近闻名。我幼年时，曾在炕上爬翻了熄灭的火盆，柴灰塞满了双眼，当时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奶奶用舌头一点一点地把柴灰从我眼里舔了出来，我才没有落下残疾。上小学六年级那年夏天，割草回来晕倒在家门口，一时人事不知。奶奶在我头上身上扎了十八针，守护一夜，到第二天早晨便好了。上初中二年级时，部队选滑翔员，我报名参加体检，因患沙眼被淘汰。奶奶知道后，用大麦芒儿的倒刺，把我眼皮下的沙粒逐个刺破，

尔后再用一根羊骨头做的小簪子，将血和破皮弄了出来。我的沙眼便好了，至今没有再犯。

奶奶常给人看病，不辞劳累，也不要报酬。记得有一年，有个三十多岁的人到村里卖鱼，到处打听奶奶。找到家里后，撂下两条大鲤鱼，说啥也不要钱。他说，他是青坨村的，小时候闹过大病，是奶奶救了他的命。青坨离我们村八里多路，因为有个亲戚，奶奶早年曾多次到那里看过病。但这个卖鱼人究竟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她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。

五

爷爷奶奶都不识字，从来没有——也不可能教我识字。但对我的学业，我的成长，我的前程，我的未来，却是极其在心的。听爸爸讲，在我呀呀学语时，奶奶就对别人说：“这个孩子，将来要是成个坏的，会坏出个样儿来；要是成个好的，乐亭县搁不下他！”当时，人们都不以为然：庄稼院的孩子，能坏到哪儿去？又能闯荡到哪儿去？

我考初中时，有两个中学可报：一个是阎各庄中学，走读；一个是乐亭一中，住宿。乐亭一中是河北省的重点中学，在全县共招二百个住宿生。我们小学两个毕业班，一百二十五个考生，只考上了我一人，这也是当时我校三年间首次有人考上一中。全校都在欢腾。五里八村都在热议。全家人喜笑颜开。奶奶、妈妈都忙着给我准备上学的衣服、被褥，三姑从北京给我寄来了崭新的床单、枕巾。开学那天，爷爷从生产队赶来一辆老牛车，拉上我的行李，送我到县城。

我坐在行李上，爷爷坐在前边左侧。车在路上轻快地跑